



箭

在弦上

原著◎九年
改编◎季芳

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中

蒋欣 靳东 陈龙 潘之琳 倾情演绎

著名编剧九年继《宝莲灯》《魔幻手机》《仙女湖》

之后**抗战大戏**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同名电视剧《箭在弦上》由东阳华海时代影

总策划◎王海斌 原著◎九年 改编◎季芳

箭 在弦上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箭在弦上/九年 原著;季芳改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06

ISBN 978-7-5354-6618-1

I. 箭… II. ①九… ②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507 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箭在弦上

著 者 九 年

改 编 季 芳

责任编辑 李 峰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618-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神箭新娘	001
一 飞箭世家	001
二 教主	006
三 敌情	009
四 内应	012
五 血色婚礼	014
六 沦陷	022
七 耻辱的名字	026
八 招降	029
九 “欠我命!”	034
十 火红的影子	040
第二章 鸣镝止殇	044
十一 一苇可航	044
十二 黑名单的诅咒	048
十三 蓝山的味道	052
十四 “汉奸荣石”	056
十五 透甲初现	061
十六 风云暗涌	065
十七 在劫难逃	068
十八 烈火飞箭	075
十九 军火	079
二十 枪的魂魄	084

第三章 龙行潜渊	093
二十一 较 量	093
二十二 智商为零	097
二十三 代 言	101
二十四 “武松”与“高衙内”	105
二十五 巅峰对决	109
二十六 透甲沉雄	119
二十七 潜 伏	123
二十八 今夕何夕	132
二十九 鸚鵡密探	136
三十 拦 截	144
第四章 落花无意	150
三十一 棋局·战场	150
三十二 怒 吼	159
三十三 飞鸿雪泥	164
三十四 止 水	170
三十五 少女军师	176
三十六 全 歼	181
三十七 追 杀	186
三十八 抉 择	188
三十九 山岗明月	193
四十 遗 志	198
第五章 另一个人生	203
四十一 大刀神威	203
四十二 喜峰口大捷	208
四十三 绝望的荒原	213
四十四 千古蝶舞	220
四十五 布 阵	226
四十六 一分钟的战斗	232

四十七 希望的微光	238
四十八 狡 计	242
第六章 沧海横流	248
四十九 风动云变	248
五 十 卖国协定	254
五十一 虎 穴	261
五十二 激 战	266
五十三 离离原上草	273
五十四 弱的力量	276
五十五 一箭五雕	279
五十六 故 人	288
第七章 人类的底线	294
五十七 绝密计划	294
五十八 玩 火	299
五十九 绝 杀	303
六 十 真 相	311
六十一 为祖国而战	321
六十二 最爱的人	328
六十三 陷 落	332
六十四 豪侠当关	337
六十五 微笑着战斗	344
六十六 猎 狼	349
六十七 待重头	353
尾 声 苍穹箭声	358

一、飞箭世家

1932年，秋，木兰围场草原寒霜初降，几声断续的狼嗥之后，一切归于沉寂。昔日北控蒙古，南拱津京，肆武绥蕃、气象万千的清代皇家猎苑，此刻繁华已逝、尊荣褪去，沦为一片鱼龙混迹之地。

清晨，茂密的林莽外，一阵惊悚的枪声破云而来。乱蹄急促，一群高矮参差的快马蜂拥而至，二十几名马贼恶狼扑食一般，打着唿哨，从四面朝“猎物”围拢。凶鸷的独眼、贪馋的褒笑、狰狞的脸孔，杀气腾腾……

“猎物”被拽下马来，跌坐在凝满白霜的地面上瑟瑟发抖。

“看这身行头，还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啊。”众马贼哈哈大笑。被围堵在中间的正是一名清秀的少女，天蓝色猎装、身背箭筒，一双大眼睛露珠般颤动。少女惊慌失措，从后背取下一支箭，搭上弓，瞄着众马贼。

“把箭放下，不放老子开枪了！”独眼的头目咽咽口水，喝道。

一名马贼讨好地举起了枪，想吓唬吓唬这只唾手可得的小绵羊。少女一惊，眼一闭，慌乱中，一支箭离弦而去……枪支猛然后坐，那名马贼一时没醒过神来，收回枪，奇怪地瞅着枪口露出的翎羽。那箭竟不偏不倚，正射进了他抬起的枪管中！

“这么准？……还是这么巧？”马贼头儿疑惑片刻，也抬起了枪……又是一箭，再次碰巧射进了枪管！众马贼终于怔住，惊异地纷纷举枪。

不料，只要有人刚一抬枪，支支飞箭就奇迹般地钻进他们的枪管中。少

女三箭连发，竟全部插进了马贼们的枪管，箭无虚发！

众马贼被镇住了，再不敢举枪。少女仍旧十分惶恐。马贼头儿观察片刻，翻身下马，试探着走了过来。少女将箭对准了他，哭出声来。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过来我放箭了啊。”

见少女怯懦可怜的模样，马贼头儿的胆子顿时壮了起来。“来呀，朝这儿射，你敢吗？”

“……你别过来行吗？我爸爸是徐铁军，你要多少钱他都能给你……”少女端着弓箭，继续眼泪汪汪地哀求。

徐铁军？驻扎贺岭城的守军司令，大名鼎鼎的徐家军首领。马贼头儿倒真停了停，可是很快，那只独眼里露出了阴狠的凶光。他突然上前一步，劈手夺过少女的弓箭。“本来还想玩完了放你一条生路，现在咱是被逼上梁山了。今天把你放回去，明天徐铁军就会端了咱们的老窝。玩完了给他来个毁尸灭迹，他知道是谁干的？列阵！”

众马贼训练有素地掉转头，围成了一个圆圈，背对着二人。马贼头儿淫邪地笑着，伸手去摸少女的脸。这时，一声犀利的哨音划破草原，林中飞来了一支响箭，正中马贼头儿伸出的右手。马贼头目大叫一声，痛得缩回手。几乎同时，接二连三飞来的箭矢扎中了数名马贼的右手。

前方林中，三匹快马飞驰而出。一名白色猎装的俊俏女子，如长风出谷，轻灵矫捷，她迅速地拈弓搭箭，伴着尖利的哨音，箭箭正中马贼右手。紧跟其后，是一名白发长髯、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发箭稍慢，却紧急狠辣，支支直取对方咽喉。马贼们顿时惨叫连声，乱作一团，纷纷掉头逃窜。

等马贼头儿反应过来，大势已去。他赶紧用剩下的左手拔出手枪……可还没顶到少女的脑袋上，一支利箭飞到，穿透手掌，击飞了手枪。马贼头儿又惊又惧，忍痛握住插在右手中的箭矢，指着少女的喉咙。

“别过来——过来我杀了她——”马贼头儿厉声喝道。

老者和年轻女子停了下来，跑在后面的一名带着弓箭的小男孩也跟了上来。此时，马贼头儿已是浑身哆嗦，整个儿地缩在少女的背后。

老人却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不慌不忙，从箭囊中缓缓取出一支箭来。这是一支特制的箭，箭头成直角三角形，箭尾只有一侧有箭羽。老者将箭递给猎装女子。

“爷爷，我不行。”年轻女子犹豫地摇头。

“好，你看着啊。”

老者调整了一下箭的尾部。搭箭、举弓、下沉，动作潇洒流畅，一派大家

风范。可是，箭却并没有瞄准马贼头儿的方向，只是朝侧面瞄去。

一声与众不同的清越哨音呼啸而去。剩下几名马贼都诧异地盯着那支射向侧面的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蓝色的晨雾中，哨音竟然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那支箭竟划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弧，正中马贼头儿的咽喉。马贼头目一声怪叫，瘫倒在地。马贼们都吓傻了。

“滚吧！”老者一挥手。众马贼如梦方醒，慌忙打马逃去。

白色猎装的女子来到少女身边，生气地呵斥：“你那箭是留着吃的呀？”

少女仍旧低头抽泣。中箭的马贼们到死也不知道。这位少女之所以恐惧、退避，不只是害怕受辱，更害怕利箭出手，会将他们全部击毙。

弓箭，曾是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武器。“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在中国古代，射艺作为一门地位崇高的武艺，和剑术、拳法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武技的精华。

射落九日的后羿，百步穿杨的养由基，箭入石虎的李广，抽龙筋为弦的项羽，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未冠就能挽弓三百石的岳飞，黄忠、花荣、燕青……中华传奇中的英雄，很多都与弓箭相关联。

周王室建立“射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皇统一六国，唐王朝大胜突厥、成吉思汗打下世界最大的疆土……中国古代的盛世强国无不以强大的骑射、步射力量为支撑。

而满清，正是在马背上以骑射夺天下，攻城略地，横扫六合。几百年间，清王朝更是将骑射、步射作为武举考试的主项。

礼、乐、射、御、书、数。弓箭，作为古老的“君子六艺”之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儒道文化以及经典的军事兵法之中……

而这位让飞箭改道的老者，正是前清武探花——徐荫祖。当年他正是凭着高绝的射艺，在前清武举的考场上脱颖而出，名列三甲。从此，贺岭徐家成为热河乃至整个关外威震一方的武林世家。跟随他的两名女子是大孙女徐一航，二孙女徐二航，带箭的七八岁小男孩是孙子徐小航。

老人本另有一位孙子——徐锦川，年龄介于一航和二航之间，两年前和祖父、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去了香港学西洋音乐。徐荫祖想起这个忤逆的孩子就气愤，所谓学音乐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一是逃婚，反对旧式婚姻；二是崇洋媚外，不愿继续习武学箭。

后一个原因尤其让徐荫祖忧伤。

1840年，这个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国门。

西洋的先进武器装备，几乎一夜之间将这个古老国度的所有荣耀摧毁……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节节败退，吃尽了传统冷兵器的苦头，曾引以为傲的辉煌骑射被湮没在热兵器掀起的浓浓硝烟之中。弓箭挡不住钢枪，大刀抵不过大炮……皇室飘摇、人心思变、洋务运动，举国上下对传统技艺的信心在崩溃。名镖师不再授徒，武师们妄自菲薄，年轻人纷纷出洋，荒林、野店、古道、江湖的传奇就要渐行渐远了。

可是，徐荫祖不相信……木兰围场、承德、热河，这片长城外美丽广袤的土地，这片风云际会、兵家必争、神射手们曾经纵横驰骋的草原，弓箭早已积淀为英雄的魂魄、草原子民心中的图腾。

作为一名将弓箭文化融入血脉的武探花，不管他人如何取舍，世人皆醒我独醉。徐荫祖拿出封建家长的权势与威严，连打带吓，以超出军士训练的强度，将一身绝技传授给了孙辈。

每天除体能、武术、速度、视听训练外，有一项要求恒久不变——必须射掉两千支箭，否则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这一射就是二十年。一支支快速飞过的箭，载着徐家姐弟们的童年、少年、青年，载着哭泣、不满、血汗、成长……飞进了靶心里。

最后，在被迫做了二十年的“射箭机器”之后，徐家三姐弟终于从射箭中逐渐找到了乐趣，从不同的方向攀向箭艺的高峰。

孙辈们箭术有成，可徐荫祖却并不满意。自日本人开始侵扰东三省，徐荫祖另在箭术的训练中增设了围猎一项，并将兵法要义糅合在围猎的游戏之中。自此，祖孙们的身影便常常出没在关外的草原、林莽之中。

此时，徐二航仍在委屈地啜泣。人生就是如此，怕什么就来什么。二航生性柔弱善良，却偏偏在几年前的围猎中误杀了一名儿童，从此便再也不能将箭矢射向任何人、任何活物。

徐小航跳下马，拿出手绢递给徐二航：“二姐，别哭了。”

“唉，二航啊，那件事在你心里就算过不去了是吗？”徐荫祖叹息着劝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不吃人，就要被人吃。不尽早迈过那道坎儿，迟早会吃大亏。”

忽然，前方枪声大作、蹄声四起。四人抬头望去，只见那些逃跑的马贼又纷纷逃了回来，不断有人在枪声中落马。

马贼们见到祖孙四人，又惶恐地掉转马头朝另一个方向逃去。他们身后，一队国军骑兵穷追不舍，举枪朝马贼们射击。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青年军

官显得十分抢眼，英姿飒爽、威武矫健……枪法快而准，众马贼应声落马。

眼见无路可退，剩下的马贼很快跪地投降。那名青年军官见到徐氏祖孙，掉转马头，策马奔了过来。

“小少爷和两位小姐没被惊着吧？”青年军官跳下马来。

“你是哪个团的？”徐荫祖问道。

“回老太爷。我是贺岭徐旅作战参谋赵华，今天刚刚上任，奉命前来剿匪。”赵华恭敬地答道。

原来是自己儿子的部下，徐荫祖赞赏地打量着赵华。如此出色的年轻人，已是很久没有见到……徐二航和徐小航也过来和赵华打招呼。

只有一双眼睛望着别处。初升的曙光中，草地、湖泊、松林……一瞬间竟变得如此光明透亮、生机盎然。没有用眼睛，而是用心去打量一个人——这是徐一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五年前，父亲就逼着徐一航嫁人，和弟弟锦川一样，徐一航不愿接受旧时代的婚姻观念，和父亲公然对抗了很多年。可是，从见到赵华的那一刻，徐一航决定向父亲妥协了。

关外的爱情，正如朝阳下的草场，开阔、明朗。

俊男美女、珠联璧合、家世相当……不同于旧式男女的拘谨，二人大大方方地来往。赵华、徐一航很快成为贺岭城中最为羡慕的一对。

眼见喜事将近，徐荫祖破天荒地给孙女放了一次长假。这段时光，成为徐一航有生以来唯一忘记了弓箭的日子。木兰围场，黄花满地、蓝天如洗、广袤无垠……两人在天地间策马飞驰、纵情游弋。

正是围猎的好季节。赵华举枪悄悄瞄准了一只野兔，就在他扣动扳机的同时，徐一航忽然从灌木丛后跃了出来，一个鱼跃翻滚救走了小兔，“啊”的一声大叫。

“一航……对不起一航。”赵华吓坏了，惊慌地跑过来。徐一航抱着小兔，手捂着另一只腕子。赵华忙紧张地查看，徐一航忽然把手拿开。

“哈哈！你中计了！”徐一航顽皮地大笑。

赵华带来的不仅是孩子般的快乐，还有许多新鲜物件……照相机、留声机、洋装，还有一种叫做咖啡的东西。第一次去贺岭驻军住所，赵华就让一航见识了这种古怪的东西。褐色的小豆子，用机器磨成粉，煮出很浓很浓的香味儿……可等喝到嘴里，“哇”的一声，徐一航将咖啡吐进了垃圾桶里。

“什么怪东西？太难喝了！”

和赵华在一起，一航肆无忌惮，仿佛童年又回来了！她尽情地撒娇，被

赵华宠得忘乎所以，满心快活地数着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当然就是成亲的日子。喜帖已经发出去，亲朋好友，一共邀请了235个人，再加上徐家的21个人，一共256个亲朋。

可是，一航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日子，那个数字，竟成为姐妹二人痛彻心腑的日子和数字……

二、教 主

三十年代的中国，中原大战刚刚平息。长城关外的这片山河，风雨飘摇、四分五裂、盗匪横行。而日本关东军，这个最贪婪最疯狂的强盗更是步步紧逼。1928年，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王”张作霖。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1932年，日本人拥立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1933年，日军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

驻守贺岭的徐家军，曾是冯玉祥属下的一支关外铁军，中原大战后，编入东北军。数日前，日本关东军旅团长竹本纯一少将已秘密部署，计划在徐家大小姐成亲的那天，进攻由徐铁军驻守的热河重镇贺岭。

山雨欲来，朔风满楼。此时，承德郊外的一处清代王陵中，一场秘密的军火交易正紧张地进行。

墨黑的天空星月黯淡，莽苍的原野上，风声如狼嚎一般，墓道边残破的石兽龇着獠牙，怒目向天。在几名手下的簇拥下，一名帽檐压低，风衣萧瑟的年轻人正检查着一批枪支。大礼帽的帽檐下，看不全他的脸，只是唇角和下巴硬瘦的线条透露着一种罕有的冷峻、莫测与威严。

陪着他看货的是一名国军营长，外围站着数名荷枪实弹的国军。年轻人很熟练地拿起一支支枪械操作、检验，放回原处……举止间浑然一派森然慑人的王者气度。一行人亦步亦趋，跟在他的后面。

“货不错。”年轻人淡淡道。

“我们旅长在里边恭候荣大少爷。”国军营长立在一旁，恭敬地邀请。

年轻人并不答话，只是抬眼瞧了瞧闪着亮光的墓道口，不易察觉地漠然一笑。随即，他迅速接过手下送上的皮箱，朝着墓道口走去。

被清理出的宽大墓室中，数盏马灯悬在石壁上，忽明忽暗。国军旅长正坐在墓中的石椅上，皱着眉头沉思。几名士兵站在两侧，陵墓的几座殉坑及

遮挡物后，埋伏着数名机枪手。

本以为上门交易的仍是荣府大管家索杰，或是经理耿宇，没想到这一次，荣石竟然亲自来了。国军旅长心里不禁多了几分忐忑。

关于这位荣石，国军旅长早有耳闻。年纪不大，却心机深沉，心狠手辣。他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密友，也是关外黑白两道水陆新晋总瓢把子。此人早年参加过北伐，26岁回到家乡办实业，短短的几年之内，不仅将家族产业越办越兴旺，更将承德、热河明争暗斗的十八家大商会治得服服帖帖，一并囊括麾下，被推举为省工商联合会总会长。

当然，商会会长只是明面上的称呼。据江湖各道上传闻，关外的帮会、大小匪帮、贼人、逃犯，尤其在他们入狱之后，多会把刀尖马背上舔血搞来的不义之财交给荣大少爷保管。半年前，荣石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借汤玉麟之手，除掉了横行关外多年的毒枭王天霸，取代了其黑道教主的地位。

北方的深夜凄恻、寒冷，墓室外，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在陵墓的上空呜咽，犹如万鬼夜哭，国军旅长不禁打了个寒噤。

此时，墓道口摇曳的灯光下，一个修长沉静的影子走了过来。

“不愧是孙殿英的部下，连交易都在陵墓里进行。”

来人正是荣石。

国军旅长一错愕，有些尴尬。东陵大盗孙殿英大肆劫掠清代皇陵，早已臭名远扬。

“哈哈，这里是我旅的军火库，别的地方怕不方便。”旅长一边掩饰一边打量着对方。没想到此人还真敢单刀赴会。不过和一般霸道凶炽的江湖大佬很不一样，眼前这个人举止优雅、神色清冷，更类似一个诗礼传家的贵胄文士，又仿佛这世上并没有什么真能让他动心之事……国军旅长不相信地揉揉眼。

荣石把箱子放在旅长面前的长条石案上，打开，满满一箱子钞票。旅长讪笑着，捏起了一张钞票，拿出了放大镜，辨着真伪。

“钱旅长真是小心呐。”

“见笑。没想到这点小事还让您这位热河省二号人物亲自光临。”

“这批军火是为朋友筹措的，出不得差错。必须亲自来。”

钱是真的。检验完毕，钱旅长嘴角抽搐了一下，忽然猛地盖住钱箱，恭顺的嘴脸立时变得狰狞。“这么说，是你的朋友害了你。”

话音未落，数名手持轻机枪的枪手从隐蔽处跳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齐齐瞄准了荣石。旅长掏出一把手枪，慢悠悠地上好了子弹。

“不瞒您说。倒卖军火的事儿已经泄露了，已经查到我头上来了。兄弟我正想带着队伍上山落草，没想到您老人家这会儿撞上门来。”

如此意想不到的逆转，荣石却似乎见怪不怪，笑了笑，依旧平静地瞧着钱旅长。“商量商量？你上了山，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钱旅长倒真考虑了几秒钟……可随即那些狠辣、凶险的传闻再次闪了出来。而此时，荣石面不改色的神气更验证了其真实性。

“没商量。荣大少爷，出了这道门，恐怕您就不会这么说了。凭您和省主席汤玉麟的关系，我钱某人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嗯，死在这里不错。帝王陵寝，风水宝地。”

荣石环顾四周，打量着墓室中斑驳的壁画。旅长笑着，举起了手枪。忽然，荣石一个闪身翻到了长条案子下，旅长和两边数名枪手同时开枪，但是没有打中目标。一瞬之间，荣石已轻捷地跃到钱旅长身后，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劫持了钱旅长。众枪手一愣，瞪着二人，一时不敢开枪。

“荣大少爷，有话好说，好商量。”钱旅长急道。

荣石却根本不再商量，“啪啪啪”几枪干掉了右边几名枪手，随即用钱旅长做盾牌，挡住了左边射来的子弹。

旅长被打死。荣石借着石椅、墓台、条案的遮挡和对方枪手激战。黑色的风衣下藏着数把手枪，一支打完，迅速替上另两支。早在大学时代，荣石的枪法已是百发百中，肄业从军之后更兼任过射击教官。一番短兵相接之后，荣石终于击毙了陵墓内所有的枪手。陵墓外，索杰和耿宇等人也都举起枪与对方士兵互射。双方火拼了起来，子弹在风中呼啸，将黑夜划出道道亮痕，枪声爆豆一般噼啪乱响。

荣石走到了长条案子前，合上那个装满了钞票的箱子，走出了陵墓。

承德市区的西北部，武烈河东岸，是一片险峻的山地。下悬绝壁、上接蓝天，易守难攻，地势极险。热河抗日义勇军的一处营地，就隐藏在山中密林的深处。山林与大草原接壤处是一个瞭望哨，一名义勇军正在瞭望哨上站岗。

林边的一处山坡空地上，大队长张贺正查看着满满一卡车的军火。荣石斜倚在卡车边，凝望着远处蜃气变幻的草原。

“荣石，你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张贺高兴地从卡车上跳下来。“不过，还不够。”

“还不够？就你那一两百人，用得了这么多吗？”

“又来了两三百人。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对了，我正想跟你说呢，除了你送来的经费不缺，我们的粮食也吃不了几天了。”张贺找荣石要东西，从来都不客气。他就知道，这点事对荣石算不了什么。

“就你们这点儿人，就算我全给你武装好了，飞机大炮都给你架上，能打几个日本人？”荣石瞧着张贺。每当荣石提出质疑，张贺都会抛出杀手锏。首先从大学时如何帮荣石写情书的事开始。

“行吧。看在上大学时候你替我写过情书的分上。”荣石果然再次妥协。

“北伐的时候我还替你挡过一枪呢。”

“记着呢。唉，永远也忘不了你对我那点恩情。”

每次给张贺送物资，荣石都会亲自过问，不带一个手下，亲自送到。和张贺在一起，不再有会长、不再有大佬、不再有浑浊的江湖……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激情飞扬的学生时代；回到北伐早期那些热血难忘的岁月……

“荣石，看这形势，日本人很快就会对热河动手了。万一热河沦陷了的话，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留下来，在承德扎下根。”

“你想让我当汉奸啊！”

“我知道，你这人别的倒无所谓，这方面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但是你和你那几百号兄弟要是死了，可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只要活着，说不定能在关键时刻顶大用。”

“对谁有用？对你，还是你们共产党？”

“对国家。热河驻军虽然不少，但真能打的没几个。除了贺岭的徐家军……”张贺正提到徐家军，荣石猛地一拍脑门子。

“完了，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贺岭徐司令的大女儿今天结婚。为了这批军火，竟把参加婚礼的事给忘了，就差两个小时，快来不及了。荣石挥一挥手，一辆轿车驶了过来。开车的是一位女子，端庄秀丽，大家闺秀的神气，正是荣石的妹妹荣意。车上载着弟弟荣树。荣意给大哥让出驾驶的位置。

“把你都能请到。徐司令的面子不小啊。”张贺道。

荣石匆匆辞行。“粮食的事儿下周末去承德找我。”

三、敌 情

辽河河源处，是一带长满了芜杂灌木的山坡。从此地已经能隐约瞭望

到贺岭城灰色的城墙。几千名日伪军漫山遍野已埋伏在山坡上，密密麻麻。为首的是日军联队长田中治郎、望月舞雪和伪军支队长张一平、伪军顾问哲藤孝义、大队长井口中佐。

“可以让送贺礼的队伍出发了。到了十二点，鞭炮一响，他们血洗徐一航的婚礼，贺岭驻军听到枪声，一定会立刻回护徐家大院，我军大部队趁机进城，打敌人背后。”哲藤孝义道。

“明白。”张一平恭顺地答道。

热河，将是日军攻陷山海关后的下一个目标。而贺岭，是中国国军长城防线位于关外的重要棋子，也是省城承德的门户。

通往贺岭的山脚大路上，荣石驾着轿车匆匆赶路。身边坐着荣意，后座是弟弟荣树。荣树只有十六七岁，一张娃娃脸稚气未脱，平日里争强好胜，顽劣任性，已是承德市小有名气的“高衙内”。此时，荣树正拿着个望远镜，四处东张西望。

道路的前方，是一队抬着几大件红色礼盒的人，见荣石的轿车驶来，便停靠到路边让道。二十多个男人，均是大户人家仆从的打扮，蓝布衣衫、青带缠腰、卷边的布鞋。可这群普通的仆从、脚夫之中，仍有一张面孔在荣石面前一闪，留下了印象。

这是一张英俊的脸，却天生一股悍匪气质。左脸颊一道明显的刀疤，竟然并没有破坏脸的轮廓，反而平添一份野性、桀骜。炯炯的虎目，硬朗出众的身形，分明就是练家子。

“哥，山上怎么那么多当兵的啊？”荣树端着望远镜，又在咋咋呼呼。

“可能贺岭徐家军在练兵。”荣石答道，却不禁放慢了车速。

“徐家军装备真好，都戴着钢盔。”荣树羡慕地赞道。

荣石一个急刹车，夺过荣树手中的望远镜，朝着辽河山岗观望……后面，那名虎目、刀疤的汉子见状，快步向着轿车逼近。

“坏了，日本人的重兵，一定是要进攻贺岭。”荣石扔掉望远镜，急踩油门。必须赶紧通知徐司令。

“快！拿枪！别让他们跑了。”几乎同时，那名疤脸汉子回头大喊，向着轿车奔来。众人闻言，快速开启礼盒取出枪支，朝着轿车射击。这群人，正是哲藤孝义派出的先遣队——由伪军连长吕良彪和日军小队长小野带领的二十多名便衣日伪军。疤脸汉子正是伪军连长吕良彪。

此人身形甚是快捷，疾步如飞，犹如穿林的猎豹，几乎就要赶上轿车！

“还敢追？砸死你个王八蛋。”荣树抄起车中的礼盒，照着吕良彪就砸。

“你个败家子儿，那是明朝的瓷器。”荣意心疼地叫起来。

吕良彪将手臂一挥，很快将瓷器挡开。追来的日伪军朝着轿车不断开枪。轮胎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停在了路边。荣树打开车门，跳下车，恼怒地朝吕良彪冲过去。“弄死你个王八蛋！”

荣石一把抓住荣树，推进了路边的树丛，随即拔出手枪。吕良彪见状，忙朝树后闪去。从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双方就已经知道，对手是一名劲敌。

“哥，他们是什么人啊？”荣意跳下车，急问道。

“日本人！”荣石双枪连发，追来的几名便衣日伪军应声倒地。荣树仍想朝前冲，被荣意拉住。荣石护着弟妹，一路向山上的树林跑去。小野等几名日伪军接连开枪，但都没有打中。

“这是什么枪法呀？”吕良彪不满地瞧着这群人，劈手夺下了一名日军的枪，举枪朝荣石后背射击，不料却没有子弹了。他懊丧地瞪了那个日军一眼，把枪扔还给他，又去夺另一名手下的枪，却被小队长小野拦住。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小野道：“哲藤孝义听到枪声，会让井口带队去前面围捕。”

小野挑出数名日军，令他们继续追踪。

“那个人枪法不错，你那几个人未必好使。姜彦，赵军。你们也跟上去看看。”吕良彪从伪军中叫出两名属下。

不料，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姜彦丢盔弃甲，一个人逃了回来。六名荷枪实弹的军人追三个平民，竟然追丢了，还折损了五个人。小野怒极，一连扇了姜彦十几个耳光。姜彦苦着脸，连连鞠躬道歉。

“笨蛋！”小野抬手接着打。吕良彪一把抓住了小野的腕子。

“小野小队长。你还是打你自己的人吧。我的人归我来教训。”

小野瞪了吕良彪一眼，停了下来。吕良彪一脚将姜彦踹倒在地。“你他妈贱呀？挨着打还给他鞠躬。哪儿像我带的兵？”

“支那人全是笨蛋！”小野喝道。

“小野，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笨蛋，四个笨蛋是日本人，两个是我的人。我的笨蛋还回来了一个，你的笨蛋一个都没回来！”吕良彪瞪着小野。

小野恼怒地盯着吕良彪，忽然一巴掌朝吕良彪扇了过来。吕良彪劈手逮住小野，将他的两只腕子拧到背后，狠狠摁下去。小野使劲挣扎，没挣开。日伪军中人人皆知，吕良彪武艺高强，二十个人近不得身。

“放开我！”小野疼得龇牙咧嘴。